

世界知识出版社



密特朗传

国际风云人物 丛书

张锡昌 著

国际风云人物丛书

密 特 朗 传

张锡昌 著

世界知识出版社

责任编辑：蔡振生
封面设计：孙 敏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密特朗传/张锡昌著. —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国际风云人物丛书)

ISBN 7-5012-0882-4

I . 密… II . 张… III . 密特朗-传记 IV . K835.65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7) 第 11144 号

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东单外交部街甲 31 号 邮政编码：100005)

京联照排公司排版 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印张：12 插页：2 字数：288000

1997 年 9 月第 1 版 199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6,000

定价：15.5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作者的话

认识密特朗是 35 年前的事了。1961 年 1 月，密特朗以参议员身份首次单独访华，毛主席曾予接见。那时，除了前总理埃德加·富尔外，还没有一个法国政界人士获此殊荣。在历时三周的访问中，我作为外交部法语科负责人曾全程陪同，朝夕相处，对密特朗开始有所了解。在他担任法国总统 14 年间（1981—1994 年）中的头八年，我一直在我国驻法国大使馆工作。在此期间，我作为政务参赞、临时代办曾有机会多次会见密特朗。他于 1965 年、1981 年和 1988 年竞选总统时，我正巧均在使馆工作，实地观察研究了总统选举的全过程。正是对法国政治风云变幻和密特朗其人其事的亲身感受和了解，促使我提笔撰写这部《密特朗传》。

密特朗的一生，犹如一部情节曲折离奇、处处充满悬念的小说，高潮迭起，扣人心弦。密特朗的一生，扑朔迷离，法国人喻为“密特朗之谜”，直至入土埋葬的最后一刻，十几年乃至几十年的迷雾才逐渐消散。

长时间内，密特朗生平中的一些关键问题一直疑团未释。捕风捉影、恶意中伤者有之；人云亦云、以讹传讹者有之；讳莫如深、文过饰非者亦有之。本书在掌握最新材料的基础上，力求去伪存真，还其历史本来面目。

对一个政治人物的青年时代，一般本无需多费笔墨，但密特

朗情况特殊。他的青年时代正值动乱和战争的年代，世事纷繁，诡谲多变。长期以来，这段历史的若干关键问题一直若明若暗。他的政敌借以非难、攻讦；密特朗本人则躲躲闪闪。直至晚年，这些历史问题才得到清理。密特朗临终前撰写的《未完成的回忆录》，还以极大的篇幅予以澄清。本书自当不惜浓墨重笔对此加以描述。

密特朗的一生，经历了右—中间—“左”的曲折历程。本书紧紧抓住这条主线，力求融历史的真实性与可读性于一体，勾画他的生平、业绩。他的漫长的政治生涯，犹如潮汐一般，高低交替，起落无常，仿佛命运故意捉弄他似的：每当他春风得意之际，莫名其妙的麻烦便纷至沓来；每当他好不容易攀上高山之顶，顷刻之间又跌入万丈深渊；每当他似乎一蹶不振之时，转眼间却又东山再起。密特朗是个坚忍不拔、处逆境不馁的人，是个善于从困难中看到希望、善于化不利为有利的人。正因为如此，他才最终实现了他长期孜孜以求的目标，登上国家权力的顶峰。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国内外友人的多方协助。法国宪法委员会主席、前外交部长、密特朗生前挚友罗朗·迪马先生寄来评说密特朗之死的全套欧美报刊和论述密特朗生平的最新图书，包括密特朗身后发表的两部著作：《未完成的回忆录》和《论德国和法国》；国内诸多同事和朋友对本书的写作给予宝贵的启示和指点，并慨然提供新书资料，特别是蒙梁志菲、王绍新等同志热忱相助，谨一并表示深切的谢意。本书之所以能问世，还要感谢世界知识出版社的朋友们的支持。

1996年12月于北京

目 录

作者的话

引 言	1
第一章 动乱年代	3
“我不是天生的左派”	3
右翼青年	6
虎口余生	17
维希岁月	27
出生入死	36
密特朗与七颗星	45
照片缘与不了情	59
巴黎的解放	69
第二章 平步青云	82
最年轻的部长	82
从印支到北非	89
谁泄漏了国防机密？	97
“阿尔及利亚就是法国”	104
“不许‘慕尼黑’重演”	110
第三章 反戴高乐的旗手	114

向戴高乐说“不!”	114
天文台公园的枪声	121
向左转	125
虽败犹荣	129
历史笑柄	136
第四章 通向爱丽舍宫之路	144
第一书记	144
距爱丽舍宫一步之遥	152
圆了总统梦	159
第五章 新的起点	173
别出心裁的就职典礼	174
社会党一统天下	178
“法国式的社会主义”	183
激进的社会民主主义的试验	186
法共参政	195
外交的社会党色彩	201
第六章 外交扫描	208
“圣地”行	209
给里根的“进见礼”	218
“历史性演说”	224
血染贝鲁特	232
“帮戈尔巴乔夫一把”	244
密特朗与中国	256
第七章 左右翼“共治”	264
剑拔弩张	267

挽回颓势	282
重演“共治”	292
第八章 走出“雅尔塔”	299
密特朗与德国统一	300
“欧洲联盟”的建筑师	316
第九章 宫墙内外	324
铭刻在巴黎的印记	324
“国家机密”	329
清理历史旧帐	337
第一夫人	345
“第二家庭”	351
第十章 最后的旅程	356
生命不息，战斗不止	357
精心安排的退场	359
三重葬礼	364
尾 声	367
附 录 密特朗年表	369

引　　言

1996年1月8日10时55分，爱丽舍宫节日大厅灯火辉煌，挤满了来自各方的记者。法国新总统雅克·希拉克上任以来第一次会见新闻界的新年团拜即将开始。

希拉克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大厅入口处。他沉着脸，快步穿过人群，抓起麦克风宣布：“女士们，先生们，弗朗索瓦·密特朗总统今天早晨离开了我们。我刚刚向他的遗体告别。我也向他的家属和全国人民表示深切的哀悼。”“他在我国历史上写下了重要的一页……一位伟人逝世了，我怀着崇敬和激动的心情向他致以敬意。”

新年团拜竟成了讣告发布会。记者们急速散去，闹哄哄的节日大厅顿时变得空荡荡了。电台和电视台立即中断原定节目，播放前总统密特朗的死讯。

密特朗是一个很有特色的政治人物。他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接连创造了好几项新记录。1947年1月，他出任退伍军人部长，年方30，成为1804年第一帝国以来法国最年轻的部长。这项记录迄今尚无人打破。他连任两届总统，在爱丽舍宫足足度过了14个春秋，是法国历史上任期最长的总统。首次当选总统不久，即1981年11月，密特朗被确诊身患癌症，几乎全部总统任期都是在绝症

缠身的情况下行使国家最高权力，“病夫治国”达13年半。这在法国政治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他自1944年8月任戴高乐临时政府负责战俘事务的秘书长，到1995年5月离开总统府，驰骋法国政坛长达半个世纪，算得上是战后法国政治寿命最长的风云人物。

噩耗传出后，法国报刊评介密特朗生平的专刊均被抢购一空。密特朗逝世前后，法国出版界出现一股“密特朗热”。有关他的书籍多达百余种，或披露其隐秘，或评说其业绩，或记述其趣闻逸事，本本畅销。足见法国人对密特朗非同寻常的一生怀有强烈的兴趣。

第一章

动乱年代

“我不是天生的左派”

“我的童年生活是幸福的。那时我觉得友谊是长存的，爱是永恒的，人生来就是为了相爱。”

弗朗索瓦·密特朗的这段话，是他那天真烂漫的童年生活的生动写照。1916年10月26日，当密特朗来到人间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决定性战役——凡尔登会战尚在激烈进行。不过，密特朗的出生地雅尔纳克位于法国西南部濒临大西洋的夏朗德省，远离硝烟弥漫的战场，当地人多少有偏安一隅之感。等密特朗记事时，战火早已熄灭。在他幼小的心灵里，自然不会有人似乎生来就是为了互相残杀的印象。

“我不是天生的左派，更不是生来就是社会主义者。”“我的童年仿佛是在上一个世纪度过的，我得费好大劲才跳到本世纪

来。”^① 这是密特朗对他的出身和童年的社会环境的言简意赅的概括。

雅尔纳克是一个仅有几千人口的小城，附近地区盛产葡萄。当地居民大体分成三等：做自产自销的大买卖的是头等，那多半是经营科涅克酒^②的；小商人是二等；最低一等是工薪人员。密特朗的父亲约瑟夫·密特朗本人在巴黎—奥尔良铁路公司当了30年员工，做过检票员，在密特朗出生那年当上了昂古莱姆城的车站站长；他又从岳父那里继承了一份制醋的产业。在当地，经营科涅克酒算是一流买卖，醋是科涅克酒的副产品，制醋业就等而下之了。密特朗出生三年后，父亲提前退休，经营家庭产业。他虽不喜欢这行当，但经营有方。密特朗家的醋颇有名气，直到如今人们还记得曾经风行一时的广告语：“密特朗香醋，货真价实。”约瑟夫·密特朗还当上了法国制醋同业公会主席。按密特朗的说法，他家“很难归属于哪一等”。不管怎么说，密特朗出身于比较殷实的外省资产阶级家庭。

当地人喜欢子孙满堂。密特朗的母亲伊冯娜·密特朗是科涅克地区一个富有的乡绅的女儿。她结婚时，家庭医生告诫过她：“您有心脏病，别多生孩子，否则，您会受不了的。”但她还是接连生了八个孩子，密特朗排行第五。密特朗说：“这是一种古罗马精神。”1936年，即密特朗20岁时，伊冯娜因心脏病发作，不治去世。

夏朗德省盛行天主教，望不望弥撒，乃是区别良莠的标准。密特朗家族也都信奉天主教。伊冯娜·密特朗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每天清晨头一件大事，不是做祷告，就是望弥撒。白天，除了忙

①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巴黎法亚尔出版社，1969年版，第17、163页。

② 科涅克酒系烈性葡萄酒，以产地得名。英国人称之为“白兰地”。目前充斥中国市场的“人头马”，即科涅克酒的一种。

于操持家务和教育孩子，还要挤出时间参加教会的济贫活动，晚上则在灯下如饥似渴地阅读法国古典名著和浪漫派小说。她思想开通却不激进，崇尚民主自由。密特朗十分敬重母亲。1981年6月24日，密特朗就任总统不久，在接见来访的美国副总统布什时，谈起自己的母亲：“我的母亲热爱自由，她不喜欢革命。她培养我崇敬美利坚合众国的创建者。”

密特朗的舅父罗贝尔·洛朗是天主教社会运动的倡导人之一。他把自己短暂的一生全部献给了宗教事业，给密特朗留下了深刻影响。密特朗说过：“当时最流行的是我的一位舅父传下来的教义。”

少年密特朗虔诚不亚于其母。用他自己的话说：“《圣经》给我的童年带来精神食粮。”每天一大早，他就去圣·皮埃尔教堂望弥撒，小手里捧着一本厚厚的弥撒经本。人们以为他长大了会当神父。不过，这未免太小看了他。密特朗小小年纪竟口吐狂言：“我要当国王，或者当教皇。”^①结果他并没有选择神职，去争当教皇，而是作为左翼领袖，最终登上了国家权力的顶峰，当上了第五共和国的总统。60年代，密特朗曾指责戴高乐“把第五共和国变成地地道道的君主政体”，“抓起别人献在他面前的王冠戴在自己头上”。无独有偶。1988年11月21日，巴黎《问题》周刊封面刊出大幅漫画，把密特朗总统画作路易十四。密特朗幼时狂言在某种意义上竟然应验了。

9岁那年，密特朗去昂古莱姆城的圣保罗学校当寄宿生。这是一所管教很严的教会学校，密特朗一读就是9年。他文科成绩优异，尤其爱好文学；数理化成绩平平。他自幼养成爱读书的癖好。他会一连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如饥似渴地埋头读书。哲学、古典文学名著、当代小说均在他的涉猎之列。他个性倔强，性格内向，

090747

^① 1986年4月密特朗对法国《环球》月刊记者的谈话。

不爱说话，最怕口试。有一次口试竟不及格，补考后才算过关。他暗暗下定决心，改掉这个天生的毛病。1934年，在波尔多天主教学生演讲比赛中，他名列前茅。在日后漫长的政治生涯中，密特朗竟以口才过人著称。

总之，密特朗是在天主教的熏陶下成长的。正如他自己所说：“那时候，在外省的一个小城市里，天主教徒就自然而然地归属于右翼。”^①

右 翼 青 年

把子弟送往巴黎深造，是外省殷实人家的心愿。1934年，密特朗18岁那年，通过中学毕业会考，来到巴黎，进入巴黎政治学院攻读法律，同时在巴黎大学注册。战前，巴黎政治学院是一所名牌学校，是总理、部长和高级文官的摇篮。密特朗的穿着打扮、举止谈吐显得土里土气，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当了总统以后，密特朗这样描绘当年在巴黎求学时的心境：“当我发觉自己是住在简陋、狭小的房间里的一个学生时，我的感觉是：‘巴黎不属于我。’在一座必须攀登的高山脚下，我有失落感，觉得自己非常渺小。”

这个“简陋、狭小的房间”，坐落在沃吉拉尔街104号。这是一所由圣母会教士管理的大学生公寓。寄宿的学生多半是资产阶级子弟，信奉天主教，思想保守。老同学中出了不少知名人士。有几个后来当了部长，在密特朗的政治生涯中曾起过不小的作用。每年同窗旧友都要在巴黎拉丁区饭馆里叙旧聚会，只叙友情，不谈政治。密特朗当了总统之后，也年年如此。“104”的老同学还个

^①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第15页。

个被授予荣誉勋位勋章。

在大学里，密特朗过从较密的大抵是些思想情趣相近的同学。据他自己说，社会党同学使他惶惶不安，很少交往。至于“马克思主义的左翼分子”，他躲得远远地。他讥讽他们“讲得满口从德语翻译过来的法语”，“我听来觉得很别扭”。“这个主义，那个主义，我觉得很刺耳”。^①

30年代中期，正是动乱频仍的年代。1929年世界经济大危机于1930年11月波及法国。持续的危机猛烈冲击法国社会，激化了阶级矛盾，政局动荡不定。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上台后，法国的法西斯组织以及形形色色的极右和右翼组织也蠢蠢欲动，其中影响较大的有：“法兰西团结”、“法兰西主义”、“爱国青年团”、“法兰西行动”、“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火十字团”等。

由于密特朗同其中一些组织有这样那样的瓜葛，在日后的政治生涯中不时招致非议和抨击。为便于说明问题，需要对有关组织作一简略介绍。

“法兰西行动”建立于19世纪末，原是个保皇组织，出版《法兰西行动报》，蛊惑人心。该报卖报人的组织“国王的报贩”很快演变成准军事组织，在街头进行暴力活动。“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俗称蒙面党）系由“法兰西行动”成员欧仁·德隆克尔创建于1935年，以推翻共和国、建立法西斯专政为目标。这个组织不惜采取任何暴力手段，甚至与墨索里尼的情报机构合谋，暗杀留在法国的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罗塞利兄弟，在法国臭名昭著。

“火十字团”成立于1928年，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组织，在拉罗克上校领导下；演变成右翼政治组织。拉罗克上校以“劳动、家庭、祖国”这个三位一体的口号相号召，主张建立以传统道德规范为基础的、秩序井然、正直诚实、崇尚民族主

^① 密特朗：《我的历史真相》，第18页。

义和爱国主义的法国社会。拉罗克不是法西斯分子，而是传统右翼的代表，反共反议会，富于民族沙文主义色彩。“火十字团”的主张迎合那些企望社会安定、民族复兴和对某些社会问题忧心忡忡的人们的心理，成员很快扩展到社会各界，在中间阶层中影响尤大，并拥有“国民志愿军”等外围组织，人多势众。

1934年2月6日，“法兰西行动”、“爱国青年团”、“法兰西团结”、“火十字团”等出动4万人在巴黎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冲击国民议会，与军警发生武装冲突，酿成17人死亡、2000多人受伤的流血事件，震动法国。拉罗克上校带领的“火十字团”4000余人的队伍，悬崖勒马，未参与冲击议会，未卷入流血冲突。有人甚至说，第三共和国之所以没有垮台，多亏了“火十字团”。事后，“火十字团”成员急剧增加，从1934年的3.5万人增至10万余人。1936年初达到45万人，成为人数最多的右翼组织。

法国政坛长期流传一种说法：密特朗曾加入“法兰西行动”，甚至曾是“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成员。在密特朗政治生涯的一些重要时刻，他的政敌往往翻历史老账，丑化密特朗。有的政界头面人物甚至在议会讲坛上指名道姓地指责他。

对这类传闻和指责，密特朗一概不予置理。他在《我的历史真相》一书中写道：“受到谴责的人应如何回答来证明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呢？不作任何回答，那就降低了身份。再说，干嘛要回答呢？假如我年轻时真是个极右分子，那么，我能够反其道而行之，成为今天的我，我会感到更加光荣。”^①

关于密特朗历史污点的传闻如此之广，以致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也信以为真。有一回，密特朗在一家饭馆用餐，一个陌生人笑容可掬地递给他一支香味诱人的高级雪茄烟。密特朗不会抽烟，谢谢他的好意。但那人却凑到他耳边说：“我曾经是‘法兰西行动’

^① 《我的历史真相》于1969年问世，当时密特朗已是左翼的代表人物。

的成员。”接着又意味深长地加上一句：“像您一样。”原来此人如此热情，是出于知己相逢的心情，弄得密特朗啼笑皆非。

正如密特朗所说，巴黎政治学院是“社会的缩影”。从极右组织到共产主义青联都在校园内建立组织展开活动，而右翼势力占上风。本来一心读书、笃信天主教、对政治不感兴趣的密特朗，也被卷入政治旋涡中去。他在给他最敬重的中学老师若比神父的信中写道：“天主教行动并不排斥政治行动，但是，政治行动不应压倒天主教行动。”应当“把我们的教义和原则灌输到有必要参加的政治组织中去”。他还给自己立下一条规矩：只有“教会认可”的政治组织方可参加。

密特朗对“法兰西行动”宣扬的某些思想颇感兴趣，并曾多次与“104”的同学一起去“法兰西行动协会”听讲演，对《法兰西行动报》的笔杆子、作家夏尔·莫拉斯的文章颇为赞赏。不过，密特朗并没有加入“法兰西行动”，因为它不是教会认可的组织。早在1926、1927和1928年，教皇就一再谴责过这个极右组织，甚至宣布不准“法兰西行动”成员按宗教仪式举行婚礼和葬礼。还有一个原因：“法兰西行动”毕竟是个保皇主义组织。密特朗说过：“我不是保皇分子。”“我一直认为，恢复君主制度是不现实的。”

密特朗由于亲属或朋友关系同“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一些成员乃至领导成员有交往，有的甚至过从甚密。他的哥哥罗贝尔·密特朗是该组织头头欧仁·德隆克尔的连襟。密特朗本人同参与暗杀意大利反法西斯战士罗塞利兄弟的罪犯、布维埃家的大儿子让·布维埃很熟，因为他在巴黎学习期间是这家的常客。在让·布维埃家里，他同这个组织的一些重要成员见过面。让·布维埃被缉拿归案后，他还常去探监。战后，密特朗还为从轻发落让·布维埃奔走效力。1947年6月，此人终于假释出狱。

密特朗同“革命行动秘密委员会”的头面人物、该组织同墨